如何在良渚破译江南文化的远古密码

■ 胡晓明

做考古的，要尽可能以科学的证据，恢复五千余年前的良渚文化的历史面貌，多一些实证发掘与还原真相；而作家与诗人，面对同样如此荒渺辽远的文明遗址，要神游五千年，尽可能引申与发挥，作一部狂想曲，生发其中的大诗意。而我既非诗人，也不是考古学家，我写的这个非驴非马，可以看作是一个背包客，春天里二三故人，在良渚的一家小酒馆里，累了，喝一点酒，跌宕自喜，一同分享穿越五千多年时光的旅行观感及猜想。

我的一个梦游是，究竟良渚文化与后来的江南文化，有没有关系？如何解读？

良渚古城的选址是第一个谜。考古发现良渚文化分布的地理范围，其实正好覆盖了现在的长三角，目前所发现的良渚王国在今浙江余杭瓶窑镇，规模很大，方圆约1000平方米。但当初的古人建造如此规模的中心都城，为什么不选在文化中心位置的江苏常熟苏州一带，而选择现在偏于南方边缘的浙江良渚？当然，这是跟当时的地理环境优势有关，这个地方是进可以攻，水道六十里即可通太湖，退可以守，依山傍水，有纵横交错如井字型的水道交通，又有大片的稻田，当时的地理位置是很好的。依山，不仅可以取石材与土方作建筑用，而且有可采集丰富的动植物食品资源。但是，如果从文化深层的象征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故意的不选择中间的发展，而是居于边缘，这是一种江南特有的姿态，一种久远的文化品质。就是"居于边缘，悄然发力"。不是那种进攻态势，不是那种君临天下，而是曲而求伸。后来的江南都是退守，一直在北方铁骑压力下退守。宋代和明代的最后一个皇帝都往南逃。但是最终，它还是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居上成为最好的地方。这是其中的一个密码信息。

第二个密码信息是水乡的文化。不论是震动考古界的水利工程，还是良渚古城的水道系统，都与水有缘。筑土堆墩，夹河筑城，今天江南古城仍可见其遗风，而都城的水路交通相当完整，居然考古发现了护岸、栈桥，相当于江南古镇水乡人家的临水码头！良渚人很聪明，把房子建高一点，堆土墩子，一来不会被水淹，更重要的是，堆墩所需的土方，挖出来形成了河道、池塘，河网密集，水稻就能种在村子周围。这个模式，就是考古学家所说的散点状密集分布的小聚落。分明有初级的人水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个已经说得太多，这里且不说了。

我那天在谷口，十分惊骇，一个盆地，五千年前的水库，方圆数十里，竟然有高低错落的十条水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说，他们通过GIS软件对高坝系统进行分析，发现坝体可以阻挡短期内960毫米的连续降水，换算过来，相当于可以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我站在谷口的草地上，环顾四周，闭目遥想，五千年前的一次大洪水，从天目山咆哮而来，而一条长五千米的塘山水坝，屹然而立，挡住了古城背面从大遮山分流而下的山洪，将水乖乖引向西边，蓄在这个水库里。而没有山洪的时候，要从山中运木材、石块，也可以很方便地将用牛鼻绳串在一起的巨木以及上面的石头，浩荡而下。这是何等的智慧。

更令人惊叹的是，如果更往外看，良渚王国外围水利系统，设计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十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越来越证明，无论是纵横咬合的草裹泥与黄土堆筑的造坝工艺，还是规模之大，以及其完备的综合功能——防洪、运输、储水，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之一，不要说晚在战国秦汉的都江堰、灵渠，跟埃及与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相比，它们是以渠道、水窖等引水为主要目的水利系统，也形成一种鲜明对照。在文明史上，某某发明比谁更早，好像是一种现代考古学的智力竞赛，然而，我更关心的是神话与历史的互证：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不是古人编的，顾颉刚先生地下有知，再也不会说大禹是条虫了吧。"神话中有史实的影子，史实中有神话的要素"。

后来历史上江南长期的治水，完全地证实了这样一种生态系统的长期的合理性，正如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专章《水学》，从黄河与长江之异讲起："黄河之水，迁徙不常，顺逆乍改，其患在决。虽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他在书中充分揭示了江南水利原则譬如所谓"遏其冲""分其势""导其流""通其脉"，"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经络贯串。盖血脉不和则病，经络不舒则困。"从后来的历史上看，江南人长于治水，"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江南水乡泽国，人地互动，天人一体，自然与人为的配合协作，要比黄河流域来得更见成效。这个生态的密码，早就存在于良渚文化中。后来南方的哲人老子说上善若水，又说心善渊，跟水有很深的因缘。从今天的长三角看江南古老的水乡，从江南水乡看良渚的水文化，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第三个密码是玉器里面的那些精致的工艺，象征着灵性的光辉。它的抛光程度，几乎是可以鉴影；它的精致程度，可以在一根头发丝上，刻出三条细线！看多了世界其他原始文明的飞扬、粗犷、顽皮、蛮野、甚至狰狞、暴力，我们在玉器中看到更多的是精美、细腻、内敛、温润、含蓄、端然，以及一种深具灵性的内在力量。无论是表达与神沟通的玉琮，还是象征财富的玉璧玉璜，象征军事力量的玉钺，都是如此耐看耐读耐思。中国有玉器的早期文明，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明最为典型。然而，红山文化不仅存在着成组玉饰，而且还有许多诸如玉制的斧、铲、凿、刀等"玉兵"器物，正如《越绝书·记宝剑》中风胡子所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是暴力的、刚烈的、向外扩张的，而良渚文化则是平和安详的，柔性的，似乎水波的影子含漾于玉器之中。

风胡子把中国先秦以前划分为石、玉、铜、铁四大发展阶段，是不同质态的工具和武器，与举世公认的汤姆森把人类发展史划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所依据的实用性工具和武器不一定相合。因为玉器跟其他的石器、青铜、铁器相比，它并不是生产工具，并不能代表生产力。然而我以为不然。风胡子有他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大数据本身，也并不是生产工具，并不代表物质生产力，但不能不说互联网、大数据已经开启了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平台与连接力很重要。而玉器的好处正是精神灵性、组织平台与超强连接力，我们对玉器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不能强以为知，不能以石器或青铜器的标准看待玉器。我们不妨来神游一下：那些五千余年前的古老先民，吃好了稻米饭与山中的烤肉，坐在城墙上看星星，以及城墙外河水暮色中的波光，心中充满神秘的敬畏、感动与对神灵的无限向往与崇尚，于是用非常久、非常虔诚认真的心意，将波光星光与心灵，一点点磨进玉的温润与成色之中，那灵性的生命即是无穷能量与满贮圣意的玉器，有大有小，有琮有璧，而当国家有事，城墙将修，水利工程破土，如何以强大的召唤力来动员人力资源？玉器就是法器，就是呼唤，就是命令，就是酬报，就是能量本身。我们能说它不是生产力么？我这一番话，友人说是精神考古学。什么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远古密码的破译。

当然，后来的玉器，变成了君子温润，变成了后来的江南文化的精深、工艺的精美与生活的精致。也变成了因为炼之未就，乃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之于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的江南，或是以世俗万般温软万般繁华，作为炉，作为火，加之百炼的情种贾宝玉，这是玉器的转身，也是江南的灵气摇漾。

写到结尾，我忽然想起那天在瓶窑镇的谷口，看完高坝遗址，正要上车，忽见一队雁阵，呈伞形，由南而北，由远而近，翩跹而来。似乎还能听到头雁的唤叫。秋天北雁南飞，春天南雁北飞；北方的阳光土壤与空气是它基因中的密码，南方温暖的气候也是它们生命中恒久的习性。南北交相连通，往复循环，正是华夏生命的历史结构；而伞形的雁阵，是不断变化却又保持着一种永远成型的团队，有不断的接力，有相互的鼓励，有争先而共竞，有稍歇而又进……有点像长三角的图形。是的，良渚文化后来消失了，但是它的文化基因却没有毁灭，南北文化交相往复，我们从南方的三星堆、金沙与北方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殷墟都发现了良渚的玉琮么？我们不是从江南的稻作技术、精美工艺、以及治水工程等，看到文化江南的延续么？我看着远去的雁群想，这莫非正是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良渚古老而年轻的春天长空，书写了一幅古老江南的密码？

▶ 反山王陵十二号墓

◀ 莫角山宫殿区

访问良渚

■ 朱大建

春天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山色空濛，时断时续下着绵绵细雨，我去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访问。公园里，空气是湿漉漉甜丝丝的。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多彩的樱花、海棠花都盛开了，地面上，碧绿茁壮的马兰头密密簇簇挤在一起，遮住了黄色的泥土。

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确认了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

国际古迹遗址委员会(ICOMOS)的专家在实地考察良渚后认定，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五千年前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伟大成就，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典范。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决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55处世界遗产。2019年7月7日，建在良渚古城遗址上的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古城遗址的中心，是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这是古城最重要的人工堆筑高地之一。稍外面，是由6千余米长的城墙围绕而建的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侧是以扁担山、和尚地、里山、卞家山等台地围起的外城，面积约630万平方米。古城西北部，是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遗址，东北部，是分等级的瑶山墓地与观天象的瑶山祭坛。同时，古城外围还有着总面积约100平方千米广阔的郊区。

作为世界遗产的良渚古城遗址，包括了规模宏大的城区、外围水利工程、分等级的墓地(含祭坛)、象征着信仰与制度的以玉器为主的出土文物这四大人工要素。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实证；良渚古城遗址的成功申遗，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公认。

很神秘的是，几乎与良渚遗址同一个时期，距今5500年前后，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同时出现在世界上，从世界地图上看，全部分布在北纬30度这条直线上。

良渚遗址被发现，首功属于施昕更。1936年11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在自己的家乡杭县良渚镇棋盘坟一个狭长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泽的陶片，他敏感地想到，这里可能有一个古代的遗址存在。1936年至1937年，施昕更先后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陶器、石器等物。根据这三次发掘，他写了关于良渚文化的第一部考古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8月正式出版。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将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远古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顶峰，上承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与松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中华文明"一体多元，源远流长，兼收并蓄，延绵不断"的实物证明。

我登上了莫角山宫殿区，这里是古城遗址的制高点。这块高地是人工堆出来的，底层是淤泥，上面是黄土，正处在古城遗址的中央区，良渚先民，也许是国人所推崇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理念的先驱者。站在这里瞭望，北面是大遮山，南面是大雄山，西面是窑山，东面是低地。在山与城之间，是大片的平原湿地，山环水抱，景色宜人。

在莫角山宫殿区南面的池中寺台地，有大量的灰黑色的炭化稻谷遗存，估算有四十万斤，可能是良渚古国的官家粮仓。那时的先民已然会种水稻了。

看着水稻，想起我在参观良渚博物院的时候，被一组炊煮陶器、盛食陶器、酒水陶器吸引，站在那里观赏了好久。炊煮陶器有粗壮的三足，站得很稳，不会倾倒。盛食陶器略小些，酒水陶器更小些，形状各异。可见，先民们过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饭稻羹鱼"的日子，以稻米为主食，也养家畜，兼有渔猎。据考古发掘，古城遗址中，家猪的骨骼最多，还出土了鹿、水牛、老虎等野生动物骨骼。可见先民的食谱很丰富啊。

在反山遗址，我看到了良渚古国的墓葬群。居中间位置的大墓，随葬的玉器很多，有玉琮、玉璧、玉钺，位列两边的墓葬，随葬品稍少些。我想起，我在良渚博物院看到的一个女性墓葬，里面一件随葬品也没有，这个女性无疑是平民。从良渚的墓葬等级森严来看，良渚已形成金字塔式等级分明的社会了。

玉琮内圆外方，呈乳白浅黄色，每件玉琮在对称的转角处刻有四个简化的良渚神徽。神徽的上部是头戴羽冠的人的形象，中部是凶猛的兽的两只大圆眼，下部是猛禽的利爪，是一幅很美的神人兽面像，线条有力，大圆弧里有小圆弧，整幅画平衡，对称。画这幅像的先民，是杰出的艺术家。玉琮上刻有如此质朴大气的神徽，必定是珍贵罕有、用于祭祀的礼器，或许也是贵族佩戴的饰品；神徽应属先民共同尊奉的神明。正是我去良渚访问的日子里，我在三星堆考古新闻中看到，三星堆也有玉琮出土。而良渚文化早于三星堆，这玉琮会不会是从良渚传到三星堆的呢？

访问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后，我去了老虎岭水利工程遗址。先民用茅草裹黄泥的办法，筑起了约十米高的坚固水坝，草裹泥黏性足咬合性好，拦蓄起河水、雨水、洪水。良渚先民先后筑起11条水坝，围成3个水库，解决了防洪、运输、灌溉、生活用水诸多问题。

良渚古国存世约一千年，距今4300年后，良渚古国从世间消失了，只留下良渚文化遗存。据专家们说，消失的原因，可能是洪水。良渚文化的出现，是因为气候从暖湿变为相对干凉、太湖水域退缩的缘故，良渚文化出现一千年后，洪水频发，先民只能撤退。

良渚杂忆

■ 杨扬

没想到阳春三月会去良渚，没想到呈现在眼前的那个"美丽的水中小陆地"，竟是那么地沁人心扉、梦牵魂绕。走进良渚，让人体会到梦中水洲或水洲梦意的无尽缠绵。是的，这一切来得有点偶然，也有点突然。

从上海驱车两个多小时，良渚就到了。一路上，我告诉随行的朋友，现在的杭州良渚，算得上是我家乡。五十年前，良渚属于余杭县，县城在临平，我就在临平镇长大。六七岁时，父母去了五七干校，我住在乡下插队落户的舅舅家里。那时的良渚确切地说叫良渚人民公社，唯一的记忆，是有一次随舅舅路过良渚小镇，在那里吃过一顿午餐。吃饭的情景全忘光了，但春天湿漉漉的泥泞公路，长满翠竹的茅山和拥挤不堪的长途汽车还有点印象。我和舅舅就挤在这破旧肮脏的长途车中，来到良渚，午餐后又匆匆离开。此后五十年，没有再来。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是余杭县文化馆干部，曾分管过良渚文化的保护工作。从他嘴里经常听到的，是一些人倒卖良渚文物的事。记得他告诉我，良渚文物埋得很浅，水沟湿地往下随便挖一米多，就有可能挖出黑陶等史前文物，所以，不时地会有人偷偷去挖上一些，卖给文物贩子。为此，当地政法部门判过不少文物贩子。后来有一天，一位贩子拿了一个黑陶罐到爸爸的办公室，对他说我现在不挖文物了，自己做，做出来的东西，可以乱真，连一些文物专家都鉴定为是真的。父亲说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了。新世纪以来，有关良渚文化的好消息不时从媒体中传来，但我对良渚的认识，也仅停留于小时候的印象和父亲告诉我的情况。而此次良渚之行，给我的人生记忆增添了无数新的喜悦和知识。

在午后的阳春细雨中，我们一行去良渚博物院。沿途所见，是修辍干净的树木园林和农家住所，看得出是经过精心的打造和严格的后续管理。没有这一切，是不可能有这样爽心悦目靓丽的景观。而良渚博物院更像是一个幽静的去处，建筑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外观是几何造型，极简主义风格，毫不张扬，选用良渚玉琮的石料颜色，朴实而耐看。进门的庭院和水榭，移步换景，流露出浓浓的江南味道。随着细雨的飘洒，这江南滋味就这么来来回回地不断回绕在游者的心头。良渚文化，五千多年的历史积累，这是一片怎样神奇的土地啊！记得有一年陪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去余杭参加章太炎学术研讨会，朱先生提出去附近的余杭博物馆看看。当他看到展出的良渚文化中有为数众多的玉琮、玉钺、玉管、玉璧时，忍不住赞叹说：真是神奇啊，古人为什么要弄这些东西！良渚文化中的大眼神徽，见过的人一定难以忘怀，造型根本不像常见的原始图腾中的神徽那么凶神恶煞、寒气逼人，它超凡脱俗、不温不火，似乎有点萌，也有点居家的气息，洋溢着人间温蔼。笑意浅浅地、淡淡地挂在脸上，像是在和颜悦色地召唤臣民们不断走近它的身边。如此有亲和力的神灵，是祖先们对国度权威的早期想象，也是王的最初表情。良渚文化被考古学定义为早期区域性国家，其中的依据之一，就是神徽所象征的统一信仰。

良渚是神和王的国度。我第一次走进良渚古国的腹地，去瑶山祭台，在这个没有高山幽谷的江南平原，见证了离上苍最近的祭奠高台。只有站在这高台之上，你才有可能真切体会到远古祭神的神圣，也不由得不佩服我们先民们的智慧和超人的想象。平台的高是通过与远处连绵不断、环绕而行的丘陵之间的落差和距离获得的。也就是说，空间扩展拉平之后，站在高台上的人就有一种天空往四下压下来的感觉，仿佛触手及天，能够承受神谕。巨大的空间拉近了人神之间的距离。良渚被定义为古国，国都的核心地区是今天的莫角山。

从良渚古国城墙的缺口中穿行而过，沿着湿地上铺设的长板木条路逶迤而行，来到了莫角山宫殿遗址。这是当年的王宫所在。昔日气派的皇家庭院在时光的岁月中，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但建筑的基础还在。那高出地面16米的高台，用黄色的山泥堆积而成，它端居于大雄山和大遮山之间的湿地中央，暗合了中国古代"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的建筑理念，在宽阔辽远的江南平原上显得格外耀眼。高台的北面是连绵不断的大遮山，南面是大雄山。从天目山缓缓而来的北苕溪，自西往东贯穿湿地。宫殿高台的西南脚下，考古人员曾挖出过大量炭化稻谷，总体量约莫六千立方米，估计有20万千克，据此判断，那可能是皇家粮仓所在地，因为遭遇大火，稻谷全烧焦了，但幸运的是由此却为我们今天保留下来了五千年前稻谷物证。因为在江南水域地区，有机物很难自然保存，反倒是烧焦炭化，而得以留存下来。离皇家高台不远处，是反山王陵，这里是安葬王公贵族的墓地。考古人员在这里挖掘出数千件高等级的玉器，由此判断落葬者应该是良渚古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可惜的是，人骸骨骼在这些高等级墓地全无发现，大概是岁月太久，腐烂成灰了。但机缘巧合，也就是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的时候，四川三星堆遗址三号、四号祭祀坑破土挖掘，三星堆文化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晚于良渚文化。央视将三星堆挖掘现场与良渚博物院进行连线。真是巧了，下午三星堆挖掘现场呈现出惊人的一幕，出土文物中出现了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玉钺等器物。这让我们在千里之外良渚文化遗址参观的人感到无比震惊：这到底是古人直接交往的历史凭证，还是早期不同区域文明自发地选择相类似的器物来表达信仰？

良渚文化中，最壮观的，是它的水利工程。在老虎岭水坝遗址，至今可以看到破土而出的草裹泥的基础工程痕迹。一段一段用茅草包裹而成的泥胚，一层一层垒叠在一起，像今天的沙包那样，将一个个山坳封堵起来，形成巨大的蓄水高坝，先民们以此来保证良渚古城的用水和农业灌溉，同时也有防洪作用。今天的人们看到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们已经有能力建造如此宏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不由得不联想到它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该是何等强大，因为单凭血缘关系，已经无法召集如此众多的人员来参与完成这一大型水利工程。这样的工程，从组织方面考虑，只有国家才能做到。听陪同人员介绍，2018年9月，联合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派专家莉玛·胡贾实地评估良渚文化遗址时，她对老虎岭水坝的印象非常深刻，赞不绝口。她认为良渚文化即便没有瑶山祭台、反山墓群等遗址，只要有老虎岭水坝这一项，就足以让世人震惊。我站在坝体下，环顾四周，只见阳春下巍巍青山环绕，远处鸟鸣花开，白云悠悠，自己不知不觉想起美国学者魏特夫曾在一本书里论述过中国古代水利文化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他认为在远古时代，只有那些与水利灌溉农业相关联的地区，才有可能发展出具备高度组织力的国家形态和文明形式。因为灌溉农业需要这样的制度和文化相匹配。魏特夫的这一看法，与良渚文化中那温和的大眼神徽的信仰感召以及老虎岭水坝的巨大工程，似乎有某种相互的支撑与呼应。我感叹在自己的脚下，竟然有这样深厚的文化渊源存在，而在自己的眼前，那些不经意间常见的山山水水，竟然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诗意相通

■ 褚水敖

在想象中，我到杭州良渚之后，一定会马上沉浸在五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的氛围里。谁知一在良渚落脚，首先迎来的是扑面而来的春色。这主动呈现的春色，是良渚热情而清新地绽放着的春花。春花一律面带笑意，说不尽多姿多彩。那梅花和迎春，尽管经受了报春的劳累，却依旧神采奕奕。而梨花、桃花和樱花，则更是容颜清美，精神抖擞，像是要为春天的装扮大显身手。春意如此浓冽，诗意自然就在其中。诗由情景而起，情景必然化为意境。花魂具有无比的魅力，和我同访良渚的诗友们免不了因景生情，到达良渚的当晚，便有了夜访雨后梨花的盛举，大家由此而激发了许多诗篇。

而这只是我在良渚初步感受的春意和诗意。

后来在良渚遗址的地面上四处行走，才知春的芬芳岂止由春花散发，这里实际上到处都在奔放春的浓情。不时遇见的盈盈春水不必说了，特别吸引人的是四周逶迤的春山。春山泛出淡淡的绿意，显出生气勃勃的模样。分明是宁静地排列着，却流露出灵动的动态，应该是生命透出的气氛吧。于是感觉这静中有动的远山，已不是一座座真实的山，倒像是一幅幅美妙的图画了。这又实又虚的山景，令我油然想起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十分自然的，春山的诗意也由此而滋生。

春花、春山，毕竟是物，而良渚的春意，更在良渚人的身上大展宏图。那是在我尽情地欣赏了春花和春山之后，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人。在良渚博物院院长周黎明、良渚古城遗址讲解员朱静静的神态里与言谈中，我发现他们特别热爱良渚这块土地，不仅对遗址的一切如数家珍，而且把遗址的存在意义、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阐述得非常深刻。我感觉他们对良渚怀揣赤城的爱心，他们心里诗情满满，装着一个妍丽无比的春天！很有意思的是，心里装着春天的不光是他们，我所接触到的良渚人无不如此！在良渚文化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也看见了春意的动静。当一张张笑脸在水边放纵的樱花之旁闪现，当充满幸福感的欢声笑语在春风里荡漾，正有春意在自然流泻。而这种反映精神世界的一切，又有神情美妙的诗意在闪动，在跳跃，在传播！

让人陶醉的良渚的春意，酿就了令人感奋的良渚的诗意。良渚的诗意，具有不同凡响的意象密度与情感空间。而当我带着不无好奇的欣赏眼光和力求深沉的思索心态，在良渚遗址尤其是古城遗址流连忘返的时候，在我仔细打量古城外围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的时候，在我一遍又一遍地琢磨着良渚玉器的微妙的时候，我于不断惊呆不断想象的过程中，有一个自以为很重要的发现：我十分看重的诗意，不光流淌在良渚今天的土地上和生活里，早在五千多年之前，良渚就已经诗意洋溢了！在那只能通过充沛的想象才可以意识到的遥远岁月，由考古挖掘出来的古文物得到了印证：那时候，先民以自己惊世的行为和非凡的建树，写就了供五千多年后的我们为之万分惊喜的辉煌历史。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难以伦比的史诗。她以充盈的诗意，以无数的意象运动，创造了无数惊天地动鬼神的诗境。

良渚古城作为良渚文化权力与信仰的要津，在良渚遗址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核心的核心，是城内占据中心位置的十几米高的莫角山宫殿区台地。这个宫殿区是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宫殿区的三个宫殿台基，清晰而雄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莫角山宫殿区南面的池中寺台地，还发现了大量炭化稻谷遗存，堆积着四十万斤当时的稻谷，可以称为国家粮仓。细思良渚遗址的这片奇景，显然充满了特殊的诗意。当时的宫殿，若论建制，自然不可能像此后的汉唐和明清的宫殿那般宏伟，但想想在彼时彼地的历史条件下，已有了这样恢宏的规模，是不能不令人为之讶异的。这自然而然地会勾起人们丰富的诗的联想。比如想起杜甫《秋兴》八首里的名句："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至于那匪夷所思的四十万斤稻谷，很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良渚遗址当年诗意浓厚的另一种呈现，是良渚古城曾经被称为水城。这也是考古研究的丰硕成果。这里既有城墙之外的外城河，又有环绕城内的内城河。城内发现的古河道竟有五十多条，其中莫角山宫殿区四面的河道为主河道，呈"井"字形布局。这样就形成不可思议的河道网，水路系统竟然十分完整。相当神奇而饶有趣味的是，古城内南侧的东西向主河道，经五千余年而畅流不竭。直至今日，称之为良渚港的古河道，依旧在欢欣地流淌。以上古色古香的河道种种，可以由此想象出当年的良渚大地河流纵横，碧水映天。在泱泱河水滋润着先民滋润着土地的时候，也产生着丰隆而清新的诗意。那不断地流动至今的，是历史，也是诗意。诗意在从不停止的河水里得以延续。

良渚遗址贵在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内核是良渚文明，而玉文明是良渚文明的重要内容。体现玉文明的良渚玉器，由玉礼器中的重器、一般礼仪性玉器和一般装饰性玉器三部分构成。以重器中的琮、璧、钺等最为珍贵。玉器因为它的美丽、坚韧和稀有，常常成为一种载体，用以表现权力与信仰。它也反映了良渚文化最高的艺术成就。而玉琮则是其中的佼佼者。玉器往往因为造型设计和纹饰雕琢巧夺天工，于是有诗意清美地涌现。其中的玉琮更是出类拔萃，诗意的成分也就更为突出。一生喜欢赋诗的乾隆皇帝对玉琮一往情深，他曾经以诗讴歌玉瓶，这玉瓶即是玉琮的改制品。良渚玉器与诗意紧密相联，不仅因为它形制的美丽能勾起诗美的联想，而且还因为许多蕴藏精神信仰的神徽，具有崇拜意义，象征着独特的文化力量，于是可以传达诗意中的理性因素。诗歌作为人的精神产品，情感和理性的双重成分，有机地渗透在诗的血液中。而良渚玉器一旦成为神徽的载体，就会闪耀出诗与思的光辉。这光辉，乃是诗意的高峰。

中华文明具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特点。良渚遗址所包含和呈现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璀璨奇葩。良渚大地今日诱人的诗意和良渚遗址同样诱人的诗意，在至高无上的一点里融会贯通：因为可以感受到古今同一的诗意，足以成为精神文明的巨大享受，从中能够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自豪与自信。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如下的断语：良渚远古的历史和良渚现实的今天，无不飞扬着激动人心的诗意，而两者之间必然相通的诗意本身，表明了诗意的永恒。

从良渚出发

■ 韩可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这么无数遍地想过，如果能够让我重新自由地选择专业，我首选考古——这不是因为到良渚才有的突发奇想，这个想法至少萦绕了二十年。而认真地看良渚，则是新近的事情——记得多年前也来过一次，因何而来，与谁同来，看到了什么，则毫无印象了。不记得过去的事情，证明奔六的我还很年轻。众所周知，只有年纪大了，才是眼前的事情记不得，过去的事情忘不了。

两万公里外的一碗粥

樱花粉，梨花白，菜花黄。出上海向西南，才百十公里，就到了杭州西北郊的良渚。纬度差不到一度，百花就早了几天，老天爷真是守时的楷模。酒店餐厅的插花，明显不采自大棚——多年前与花的深度接触，让我一眼能分辨得出哪是自然界的花，哪是大棚里的花。早餐遇到《文汇报》的张君，对面而坐。酒店早餐对我是浪费，无论多么丰盛，我只取粥、馒头、咸菜和鸡蛋而已。其中，粥是最重要的，少则两碗，多则三四碗，纯粹的白粥。

东晋南渡，气候温和湿润的杭嘉湖平原逐渐走向繁荣和富庶。"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那是文人的笔调。"苏湖熟，天下足"，这才是百姓的知音，因为稻米，以及因为稻米做成的饭和粥。中国有"五谷"之说，稻、黍、稷、麦、菽，水稻毫无疑问居于首位。南宋之际，只要杭嘉湖平原的水稻熟了，天下人就能吃饱——古人的天下，是我们祖先所能到达的土地，不包括大洋彼岸。

现在的大洋彼岸，水稻也是最重要的主粮。前年赴美国"出席"——其实就是观摩女儿的毕业典礼，一住十来天。每天晚上，女儿总是用小巧的电饭煲煮好粥，早晨再蒸馒头，煎或煮鸡蛋。不仅仅是为我，女儿的早餐也是如此。留洋四五年，女儿的习惯依然不变，难怪都说胃是最爱国的。在面包国度里吃上一碗粥，特别有中国的味道，有家的味道，虽然那地方距上海差不多有两万公里之遥。人们说有妈就有家，我是觉得有女儿和一碗粥，四海都能成为家。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对粥，不仅仅是珍惜，还有感恩，没有饿过肚子的人是体会不到感恩的——而我恰恰就在饿肚子之中度过了童年。所以，在良渚博物院展示出来的已经炭化的水稻前，听讲解员说良渚出土了四十万斤这样的炭化稻，一阵震撼之后，对先民的敬畏感油然而生，而长期隐藏于心中的感恩也终于得到了具体的真切的对应。中国是水稻的源生地，良渚不是唯一也不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但四十万斤庞大的数量，使得良渚成为中国水稻发源地最无争议的"代言人"。

稻米，是良渚留给后人的荫泽，也是中国留给世界的荫泽。

五千年前的一座城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凡事情怕惦记，一惦记就真来了。前几天，把游学做到全国最好的戴君来到我办公室，讲起良渚，说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已然有城，已然有城邦。

戴君很真诚，我却不怎么信。城是实在的构筑物，邦是超越族群之上的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关系，都是原始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才有的事物。各地都在发展旅游，贴金成了不二法门。贴金无非两个方法，一是找名人，凡是沾上一点边的名人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大家一起抢。激烈和无厘头程度远超襄阳南阳争抢诸葛亮。襄阳南阳一衣带水，中国向来又是人情社会，多半沾亲带故的，诸葛亮大长腿，来回走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现在抢名人，完全超出了学术争议的范畴。不仅仅抢好人，也抢坏人，比如秦桧、西门庆；不仅仅抢真实存在的人，也抢虚拟的人，比如董永、七仙女，据说还有人找到了董永和七仙女的故居和后人。贴金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找历史，无限把时间上溯，或者无依据的把文明的价值拔高。

戴君跟我说良渚的时候，我脑海里萦绕的就是第二种。

不期第二天，接到邀请，随沪上名家褚水敖、朱大建、胡晓明、汪涌豪、杨扬等诸位先生到良渚参加笔会。

眼见为实。站在良渚旧城遗址上，那些确凿的证据让我瞬间自责于自己的浅陋。一圈宽大的夯土层，依山傍水构成的宏大轮廓，历经数千年依然鲜明。总体呈长方形，但转角圆润，总面积达到三平方公里。城门则以水门为主，仅有一座陆门，让我脑海中很清晰地重塑出当时的交通。以中为尊、以高为崇，宫殿建在两层夯土的最高处，距离地面高达16米。王陵中发掘出数百件玉器，那还是一小部分，更大的区域还在等待有计划的发掘。城以食为天，粮仓就在宫殿的右前方，就在这里发掘出四十万斤炭化的稻谷……这一起，真真切切证明了一座古城的存在。

而这浩大的工程，不可能是以家族方式来建设的。它一定动员了全民的力量，而能有这种动员力的，肯定是"邦"这种高级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是最正常不过的逻辑。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廓。"半神半人的鲧，究竟生在何时，不可考。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上有夯筑的城墙，是正方位的长方体，迄今约四千年，而良渚古城则建于五千多年前。

有"邦"才能造"城"。有"城"，"国"才实至名归。"国"字外面的"□"，就是城墙。万里长城就是万里长墙，"城"和"墙"归根结底是一个意思。

基建，是中华民族的看家本事。良渚的城，是一种体量上恢弘、精神上伟大的中华构造。

千余符号的一片字

在良渚，我问了多人，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地名，始终未获答案。确实，为难主人了。良渚文化伟大，但良渚本身是一个小地名。"渚"很小，"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渚"是水中的小沙洲。比"渚"小的是"沚"，《诗经·蒹葭》有"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比"渚"大的是"洲"，"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的诗篇难倒了诗仙李白。"渚"只能停靠小船，而"洲"就可以有人定居了。比如，我们熟悉的橘子洲。良渚什么时候成为"洲"的？又是什么时候与大陆连成一体的？不得而知。听说有一个美丽洲公园，"美丽洲"，多半是当代人的附会。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我觉得我找到了文字的源头。

我对玉器没有兴趣，对神像没有兴趣，甚至对青铜器也没有兴趣。对我这样的文物盲来说，各地出土的器物和神像大同小异，就像我分不出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我感兴趣的是良渚玉器上那些线条构成的符号。

那是文字吗？或者说那是文字的雏形吗？文字是记录和表达意思的符号。在良渚，已经发现了成千上百的符号，相信随着良渚文化的进一步发掘，还有更多的符号会出现。即便从现在发现的符号上，规律性、重复性等特点已经显现了出来，这似乎在无声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符号都是有意义的。它要么就是文字，要么就是文字的起源。汉字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源头或许很多，但必定有一个源头是良渚的符号。

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神奇，莫过于汉字。比如"國"字，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前面说过，外面的"□"代表城墙。里面的部分，"一"代表土地，"口"代表人民，"戈"代表武力。以"土地"为基础，以"人民"为核心，用"武力"来守卫，外面要建"城墙"。这些是不是最精准地表述了"国"最核心的含义？

汉字，让华夏民族走向了文明，走到了今天。如果良渚的符号确然见证了汉字的诞生，那将赋予良渚更加崇高的意义。华夏文明翻过了良渚那一页，自兹之后，皆为它的续篇。

▲ 清晨，在大观山鹿苑的梅花鹿

▲ 池中寺粮仓

(本版图片均由盛淑彦摄)